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

三至
六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

列傳

宋 一百七

孟珙

杜杲 庚

王登

楊揆

張惟孝

陳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攻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

以兵禦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
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
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
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
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額爾克步騎二十萬分
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
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
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

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
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
轉威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
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
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
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
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
制置司初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

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大溉田十萬
頃立十壯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
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牧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
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
馬都監毋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
軍六年蒙古將諾延布展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制置
司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
守伊喇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金主入蜀掠光化鋒

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通
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乃授江陵
府副都統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
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
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於夏家橋小捷
有頃金人向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
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伊喇
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珙入城伊喇瑗伏階下

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先屯順陽為宋軍所

撓

按金史武仙傳仙自鄧州還屯順陽宋將孟珙帥兵五千襲之仙擊敗珙軍珙與數百人脫去生擒其統

制統領等數十人與宋史本傳所載異

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

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

使之耕因其民人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

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

司是之七月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

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

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
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
兵向離金廬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
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
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
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
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
火燭天殺僂山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

老少萬餘人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
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摩和爾砮珙召儀曰此砮
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
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威見德
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
遣劉儀侯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
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
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前

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厓谷山為之顛殺其將烏舍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

戰於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陰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兵遣宣撫王楫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由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布展遣圖爾哈特默和克齊阿實克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布展喜約為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

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防
突圍珙與布展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布展遣萬
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螳
珙麾先鋒救之扶柔以出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生俘郭
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
戰進逼柴潭立柵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
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

下飲再行曰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端平元年正月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三月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庫哩噶老殺

其元帥烏凌阿及偏裨二百人門四開招布展入江海
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
即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珙還
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
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奏留珙襄
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
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
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

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
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宗社威靈陛下聖德三軍將
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
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
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
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
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
砦以居諸軍剏章家山母家山兩堡為先鋒虎翼飛

虎營兼主管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
軍馬蒙古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隨守張
龜壽金門守朱陽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
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
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蒙古兵分兩路一攻復
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
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
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隨

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
安撫副使鄂州諸軍都統制蒙古大將特默岱入漢陽
境大將昆布哈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
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
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
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將士
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授
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授

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
府叅謀官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檄江陵節制司擣襄
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劉全戰冢
頭樊城郎神山屢捷三年春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
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
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
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
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

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襄樊為
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
十萬不足分守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謀報
蒙古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
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
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獎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
松滋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蒙
古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

施州蒙古大將塔喇海并圖薩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
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蒙
古兵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
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
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珙砦劉義捷於巴東縣之青
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豐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
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剏制副司及移關
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

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彬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蒙古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

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萬爾巴圖爾帥其壯士老稚人馬來降飛鶻軍改萬爾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

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招獎諭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

軍謀知京兆府伊克諾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鵲領
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
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陽劉全齎十日糧取
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蒙古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
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
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
令惟謹蒙古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
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

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陝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

轉行兩官計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歡曰江陵所恃三
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
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
有一別作十隘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於舊自
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
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
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
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元大

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

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拂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

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杲以父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江淮制置使李珣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啟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以負蘆錢劾朝廷察

蘆無虧三効皆寢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
浮光兵變果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
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
且為變帥欲討之果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
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
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
妾無分法果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
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

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邊衍時為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

果上對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
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
師者惟果一人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
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蒙古兵圍城與果大戰明年大
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
叅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果者詔以安撫兼
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蒙古兵
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

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
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
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
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復與蒙古兵戰
于真州進數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
歸不許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宗為精梁成
大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
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

徽猷閣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
卒遺表上贈開府果淹貫多能為文麗密清嚴善行草
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
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為文從
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蒙古兵
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
果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遷將作監簿果在建康庶

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禦後歷遷司
農丞知和州陞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
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
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
增守備修學宮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逾年進直秘
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
中升寶文閣與蒙古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
慶元年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使叅謀

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
赤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抗章自
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
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
登念奮自書生不拜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
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
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

吳淵為制置司邊事甚亟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夾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憑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為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此謂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推牛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

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
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
於沮河趙葵為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
見晚也俾叅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
充叅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
余思忠及徐制幾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
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
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炯劾思忠其黨

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畧不能
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
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
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
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揆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故人薦淮閩杜杲
幕杲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
於揆逾年安豐被兵揆慨然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

七官揆念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
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制置使孟珙辟于
幕嘗用其策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揆從容
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
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為動色因歎曰大
將立功庭叅納拜信兇螫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
客泊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檄入幕
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遂調潭

州節度推官趙葵為京湖制置使揆與偕行王登還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揆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者如揆副之何事不可為也但恐終以勇敗後登死人以為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闕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

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別之
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
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敵兵曰後隊亟
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
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
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
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
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及公安下及墨山游蹈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

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南後不知
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為叔父巨卿後登淳
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
聞于部使者為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
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稅司免下戶
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為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

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為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權輸絹錢民以為病咸白安節覈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賑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

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
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
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
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
當用倖勝取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
用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闕白正使松務為簡
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為緩急用據險阨
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判

官及曦臣於金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大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賑流民備姦盜衆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為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

用矣還至后鋤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
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吳覲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
殺之安丙力為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
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
其出丙尋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
至武興與丙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規畫備至
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
總賦之始贍軍帑廩緣不過一千四百五萬餘糧不過

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
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椿撥
二百一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
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
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蜀錢引舊約兩界
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三司增
初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
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

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兌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疏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為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攻上津守賴以固召為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使吳玠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

列傳

宋一百八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館

趙彥呐

趙善湘

趙與權

趙必愿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

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曰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與其弟汝讜上疏

按下汝讜傳云汝讜兄弟昌言非見且上

言訟汝愚寃是疏汝談與汝讜同上也今據增與字

乞留汝愚斬佞胄兄弟罹黨

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為大社令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館

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為王汝
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不能對遂以言去主
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改知無為軍與光州守柴
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
敵備邊二策宋沿邊諸郡權大削所言後皆有驗改湖
北提舉常平賑饑盡力知溫州改知外宗正遷江西提
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
曰此諫書也數旬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

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弊之原辟取可行之策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聖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

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漢業遂衰權吏
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
所注易進講時朝議履畝稱楮汝談言非便近時宰意
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帝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
草答詔以為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
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召赴行在權禮部侍郎兼學士
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閭增秩稱提官楮四郡獲
賞汝談獨感願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簡拔俊

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推轂授權已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庶幾伸縮由已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為為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為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

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為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
周禮直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為文章有
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
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
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

趙汝讜字蹈中少儼儻有軼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
嘗過其家勸之學汝讜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
稱為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

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
謀逐趙汝愚汝諱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
胄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諱兄弟受汝
愚厚恩私屬為之畫策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
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
度判官皆不起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
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
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

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
獄徐訴其寃汝讜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
告急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夫墓瀏陽
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溫州

按危稹傳
稹知

漳州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斛屬民為甚前守趙汝
諫奏蠲五之二此事本傳不載且汝讜又曾知漳州矣

卒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
如朱虛立身如子政

趙希館字君錫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

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懾
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詛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
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
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
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
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希館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
分畫粗定賊已遣謀窺關希館得謀詰之縱其舉火相
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

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饋餉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希館力辭弗克特

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拜臣言宗姓換班人
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館次對時首論今
日多事之際未有辦事之人朝紳以緘默為清重以刻
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識體閫寄以大言為有志以
使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
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進和州防禦使
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
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

收人心帝為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
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希館風資凝重胷抱魁
磊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
初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趙彥呐字敏若居彭州

按宋史本傳作彭州人彥呐係宗室不得云彭州人今改

登

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吳曦叛以祿禧偽守夔彥呐結
義士殺之遂顯名嘉定十二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
使安丙檄使經理金人再至戰却之因請修州北水關

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捐關外四州租結民兵使各
自為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軍民心轉提點刑獄尋帥
沔時警甚都及崔與之代丙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
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毋付以邊藩尋奪其節制寶慶
元年乃移帥興元三年會鄭損棄四州退保三關彥呐
力爭不勝罷歸家者五年紹定四年桂如淵代損起彥
呐於副使更李璣黃伯固皆彥呐副之端平元年遂升
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以應入洛之役不從秦鞏

之豪汪世顯久求內附至是彥呐為力請數四清之亦
訖不從三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彥呐大敗貶衡州其子
沈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兩年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陞從高
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補保義郎累
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
郎調金壇縣丞五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
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

判無為軍十三年歷遷進直寶文閣以平固始寇功賜
金帶許令服繫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知
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封子加食邑
紹定元年以勦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
等功皆升其官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仍任進封伯加
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
專計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
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以平閩寇功轉江

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城
及策應京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仍任升留
守加食邑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哈塔邁珠降復盱眙軍
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
等物九疏乞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筆以善湘
有討逆復城之功寢其奏嘉熙二年授沿海制置使兼
知慶元府即勾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

請休致四乞歸田復提舉洞霄宮淳祐二年帝手詔求
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贈少師賻贈
加等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
尉改建寧司戶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遷大理評事
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勘動
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
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鞠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

遷籍田令歷遷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改倉部權度支
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權醋禁網峻密與權首
捐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愬者擊之寃無不直喪母朝
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
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趨朝自恢復
退師又議納使與權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必得智識
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兼權檢正遷宗正少卿兼權戶部
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部決明暢罪

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懽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
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懽言導民有本
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
論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
帝為悚然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召見
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
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懽招刺三千人為忠
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

財先贍軍餘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
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為深切星變上
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數猶欲以
去國為言少悟上聽願祇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
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振恤五請竄於是中書方大琮言
與惟素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
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
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惟請先叙復同

降官屬又言艱難不可為之時當慷慨厲志深為人才
兵力思遣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勾祠不許論楮幣自
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稱提而折
閱甚益嘗請兩界竝廢十年勿議造新貴州縣毋以損
污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所以區畫者甚
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權又以前說陳之有欲以
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
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何裒

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每言端平以來竄賊吏禁包苴戒
奔競戢橫斂而風俗沈痼自若疏乞別邪正警媮惰獎
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內廷有關於除
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思又言軍政弛而尺
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內則班行惟求速化
守收類多貪庸楮幣日非浮冗不節指陳無虛日大風
震雷數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民力兵威願乘
此機加意根本遷吏部尚書力求歸田會潮汐齧隄執

政道帝意留治之授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竣事獄空力勾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出關遣使趣還會饑民相攜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惟涕泣奉詔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祿投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與惟三為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舊職知温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初水砮修貢院以侍讀

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五旬歸又不
許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人言不已
帝以問與懽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必
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
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懽請優恤
漢弼元杰家帝從之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在講筵言
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誤
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

觀使日食應詔言事並切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
才乏使賊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盜昔伏於遠
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別國將誰與立邪願富一
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為改容袁
士宋斌少從黃榦李燭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
沮耳且八十與懼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
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遂二諫臣與懼力爭之五
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辨自是國

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君憂國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與懽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趙必愿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也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開禧元年銓監平江府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

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為三等以三期為約足者旌
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
懌願輸革胥吏鬻鹽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
逮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求擔俟譴帥無
以詰而止舊有均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
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
役則免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倡遂通行一邑
上下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授湖

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貽書問學于黃翰服除差充
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
字差知全州陞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知
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
土課及免差吏權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
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賑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
依舊差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政教兼舉端平元年
以直秘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

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倉
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解
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
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
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朝廷
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
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陛下雖有去
弊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此時論偉之三

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秣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廉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閫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為稱提之法

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稱提錢者紹興十四年鄭仲亨

改四川宣撫劉使始命益梓利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鑄本於是三路每歲共得錢四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萬七千緡為鑄本又得其贏十八萬緡有奇以助軍食之用至今不減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

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慮應詔上封事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慮及之兼敕令所刪修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累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工封事謂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措

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人
庶幾千慮一得暫兼權右郎官言財不可輕施妄用長
此不已必至顛覆權吏部右侍郎兼國史修撰時邊事
急必愿應詔言宜敕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
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
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
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為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
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

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
遷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連
年喪失郡縣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
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盼命戒
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
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
闕則助之以示官府之一體二疏迂丞相史嵩之乞免
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竇謨閣直學士

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
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惻怛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
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軍禮見
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修水教士卒知
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遺表上
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
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五

列傳

宋

一百九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

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太社令三年遷太常寺主簿慶元二年復為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濬溝洫固隄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修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為邊鄙之防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為託四年授樞密院編修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改刑部歷遷起居郎開禧二年兼

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
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
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
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
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
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
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并

陳自强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就誅
按四朝聞見錄載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
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
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
國事與宮觀陳自强專務阿諛不恤國務可罷右丞相
日下出國門前一日慈明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
衛涇史彌遠其一以授張鑑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
俱未發獨象祖亟授殿巖夏震震初聞欲誅侂胄有難
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翼日震遂遣其帳
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牆用鐵
鞭中侂胄陰乃死臣寮雷孝友上言十一月五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
自强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又臣寮上言十一月六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陳自
强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又臣寮上言十

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韓侂胄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餘依四朝聞見錄又載侂胄死於玉津已三日寧皇猶未悟其誤國也史彌遠陰僉書諷臺諫給舍為此當時之議以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自當顯言之殊未知寧王動法祖宗每對左右以為臺諫者公論之自出心嘗畏之侂胄欲盡攻道學故探上意嗾臺諫以一網去之史蓋因其術而用之天下未為非者以侂胄之所以施於善類者而反之云爾又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禮部史侍郎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指乃以告錢叅政象祖李叅政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叅政欲奏留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叅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准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

人擁仇胄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槍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據兩書所載仇胄就誅非因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也然兩書所載亦微有異處附識

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

命為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仇胄罪惡貫盈伏誅已晚然自當明正刑章乃寧宗優柔寡斷謀及后兄引用彌遠諸人施為詭秘以鋤姦之舉幾如盜殺死越三日仍猶豫不信及審察得實始暴其罪於中外昏弱亦已甚矣況除一惡臣亦何功之可論而彌遠等遽因此進秩尤為濫賞紀綱不振若此毋怪一姦去而一姦復來也

兼國史實錄院修撰

詢立為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

二關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

軍實未充當勉勵將帥簡閱士卒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獎拔智勇以備緩急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以使者趣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寃乞褒贈賜謚

釐正誣史一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於外十四年賜家廟祭器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機政歸田里亟出關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勸上傾心順令以事太后力學修德以答皇天眷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辭不拜得疾累疏乞歸不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

復爵六年將拜太師三具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疏乞謝事拜太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遺表聞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遣使祭奠喪還遣禮官致路祭於都門外賜纁佩玉黜纁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

養鷹餓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
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
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闔
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
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
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
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
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

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
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追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
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僉壬理宗德其
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
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
策元勲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
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
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
學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陝州教授帥趙
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
之無咎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
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為兵緩急可用
炳亟召募之號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
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
與清之謀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

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官大小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說書帝問外人因閤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襪數兩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革鳥屨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

元年遷起居郎二年進給事中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升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
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卒命清之為右丞相兼
樞密使端平元年帝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
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理宗受制權姦九年直待彌遠死後始親政事前此之
闕失既多即欲勵精求治亦復何及且鄭清之因黨附彌
遠而進其品誼已槩可知安望其有所樹立乃覲然
以天下為任君若臣其將誰欺其亦無恥之甚矣
召還

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壘徐僑趙汝談尤焞游似洪
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
大者相繼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
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
乞罷不可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
風四疏去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
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嘉熙二年封申國公淳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乞歸不允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公居無何喪其子士昌決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

祖孝宗所以為盛也帝褒諭之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
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洽帝從之蓋異恩也七
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
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
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接踵而至帝以邊
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知樞密院事帥湖
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於是戰於泗水渦
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

師不拜依前太傅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面併軍分頭目以節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罣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鴈汭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

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
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
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
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
可憂而天休可喜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
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十
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以太傅保寧軍
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特贈

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
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
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
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
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以葵來遽引
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
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
間召用正人清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

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彌忠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
調光化軍司戶參軍歷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
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
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
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以直秘
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
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

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
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
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
不合勾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閬協謀犄角
嵩之力陳非計疏為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
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荆襄連年災患極力賑
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
業逃亡役夫中道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饑饉之卒

未戰先潰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
適當事會交至之衝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
守不移之愚上迂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迂旨則止於一
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嵩
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
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
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
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

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等事且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府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內引賜便宜指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兼節制光黃蘄舒乞免兼總領從之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言

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
江陵秦誅張可大竄廬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黃
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數視執
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
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西路
軍馬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黃州復光
州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
川荆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

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

槐吳潛皆號賢相

按蒿之為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

去史但稱其薦士而不言其斥去正人未免失實

復信陽以督府米拯淮民之

饑復襄陽蒿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

聞降詔獎諭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

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久旱乞解機政地震

屢疏乞罷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

用正朔蒿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

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孝宗經武要略寧宗實錄
日厯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
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
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武學生翁日善
等京學生劉時舉等宗學生與寰等凡三百餘人及建
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蒿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
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初蒿之從子
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

待舉刺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
丁艱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
帷幄馳身鞍馬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效顰奴僕而
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
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
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不知所
幹何事所成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
之失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

如天下蒼生何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

云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
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卒遺表上贈少師安德軍
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肅德祐初
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謚

董槐字庭直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
書曰使吾得用將汎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顙
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嚴
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

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楠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不聽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卒脫桷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入為主管刑部架閣文字遷藉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會全叛陟淮臨大江槐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遁去嘉熙元年遷

宗正寺簿出知常州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槐騎從數人於火所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戮首亂者七人而賻彥直之家差充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實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

振之胡不可當是時宋與金為鄰國而襄漢揚楚之間
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為羣盜浮光
人翟全寓黃陂有衆三千餘稍出擄掠槐命客說下全
徙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用為裨將於是
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
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撫日夜徵發
民且困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淳祐
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

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
涖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
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
軍實常若敵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
然累進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
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為賞三等以教射春
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為精兵六年
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

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趾及符奴月烏流麟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擄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兵部侍郎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羣臣奏事少與

法違憚槐不敢上進封子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進封侯十二年為同知樞密院事實祐元年權參知
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
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
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
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
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為
歧意者苟以臣為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

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鄉用槐槐
言事無所隱帝問糴民粟積邊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
糴不復省民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修太乙祠
對曰土工洊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
對曰外有敵國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
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
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姦衷皆願為
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內徙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百五

得生還顧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又言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戚里不奉法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皇城司不檢士三者弗去政且廢願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為佞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遣客

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

結約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

極言大全褒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

伏讀

通鑑輯覽

御批

大全刻求槐短絕不一露端倪以靜待槐之舉動而槐

入告果極言其邪佞不覺已墮其術中尚安望能聽納乎

理宗未嘗短卿卿勿疑之語論者止譏其曲事調停不知

理宗亦為大全所愚迷而不悟意中固已輕董而重丁故

於進言之時不復能察其曲直一指之蔽不見泰山矧小

人巧偽百出理

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

宗烏足以語此

知大全姦褻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

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即上書乞骸骨不報
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
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
宜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
祀明堂恩加食邑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卒遺
表上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子後於母族少
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上舍試

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
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媒近
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事召試
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
年遷祕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獎用介直
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六年拜
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
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竒衰蠱媚於宮

聞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蘖易搖草竊姦穴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從之十一年本生母憂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好名近歲以來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投閒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

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寃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
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
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尋兼侍讀五年以集英殿
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
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
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召為太
子詹事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百五

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遷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四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改行之浙右而止五年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不許奏

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
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夢鼎力辭
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理宗
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
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
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侍賓旅咸淳
三年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
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

累辭不許乃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及死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强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閒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

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
免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
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
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
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
甚非立法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
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
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

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
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嶧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
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
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大臣進退當以禮自處非是則無以閑臣分乃宋之士
大夫習染相沿在位稍不得志往往不待報而行或遂遁
去姑無論其人之賢否而乖君臣大體一節已不可問况
夢鼎視國勢傾危竟爾超然長往直是為避禍苟全之計
更不止僅更不止僅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庶恥事大死生事
國自了矣

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德祐初咨訪
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
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
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於
閩名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
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軍
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

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藁
藿不給為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
授以禮帥諸生寶祐三年選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
謝堂屬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彊
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迂遷祕書省正字
四年尤煇提舉史事辟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
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
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特庠往覘焉廷鸞素厚特庠

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大意持庠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予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庠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索奏藁藁雖焚聞者寢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廷鸞與諸學官抗疏論之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修官賈似道自江

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廷鸞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權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兼翰林權直擢祕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權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郊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

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程奎污穢詭祕不當補將
仕郎王之淵為大全黨不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
元府及為制置使林爽趙必遁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
還詞頭遷禮部侍郎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
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
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如舊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
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

恕以假借恐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為也兼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

江安撫大使

按宋史宰輔表度宗咸淳八年十一月乙卯馬廷鸞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饒州

已未免知饒州以觀文殿學士鄱陽郡公提舉洞霄宮九年十二月甲子除浙東安撫使知紹興府上疏

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廷鸞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

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
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
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德祐初召不
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卒子端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五